



“书场”的形式始于清末民初，是当时曲艺演出场所。传承至今，成为众多老年人固定的聚会场所。一场演出票价仅几元钱，听众可以坐一下午，听书品茶。近年来，上海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书场因为各种问题面临停业的问题，即便如此，那些曾经在历史悠久的书场中表演过的评弹艺人还在，在他们看来，书场的消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。



书场 听的是故事，说的是城市



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

上海的书场，见证过一个时代，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仙乐斯舞厅风光的时代，也是五六十年代民间文艺大发展的时代。从茶楼书场，到饭店书场、舞厅书场，上海的书场大小，星罗棋布，最鼎盛的时候有不下百家，街头巷尾，从早到晚，都能听到评弹。在有名的书场，也曾发生过许多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。

■文|王俊逸 ■图|丁嘉

听地道评弹，识特色“响档”

86岁的李先生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爬上榭溪书场通往二楼表演场地的楼梯。他似乎有点耳背，在他旁边叫了他两遍，他还是毫无反应地继续向前走。直到第三遍，他终于回过头，回应道，“我每天下午都来的。”

李先生还不能算来这里听书的人中年纪最大的，“还有92岁的老先生咧。”书场经理张永福说。

11点刚过，就有四五个听众坐在一楼售票处等着。这时还没有开始售票，几个彼此认识的老客人就开始聊起天来，等候处宛然变成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。12点左右，听众便陆陆续续进场，从书场备着的大茶缸中夹一撮茶叶，泡上热水，惬意地坐在仿红木的椅子上，等待开场。

“茶缸也是书场的特色之一，观众只要买票进场，就可以泡一杯热茶，坐一下午。”张永福说。

位于南翔古镇老街上的榭溪书场是新建的，票价在上海来说算是“最高票价”，但仍然也才五块钱。在上海市区的一些书场，票价大多在三块到五块之间，一些位于郊区的书场，票价在一块五左右。

同上海其它几十家书场一样，榭溪书场的评弹表演也是每天一场，半个月一档，连续演出的都是同一个剧目。现在正在上演的，是34岁的陈燕雯最拿手的《双珠凤》里的《后珠凤》。

“上海是个大码头。”在梳妆室，陈燕雯一边对着镜子整理头发，一边说。“码头”是评弹界的行话，指的就是说书的地方。既可以指上海、苏州这样的地域，也可以指大大小小的书场、茶楼、广场。只要能说书的地方，都是码头。

在上世纪，无论是评弹开始繁荣发展的二三十年代，还是最为盛行的五六十年代，上海这个码头，都是江浙地区最大的码头。“要成为响档，必须要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。”陈燕雯的老师，陈再文先生说。陈再文的名气，在书场是响当当的，他是二三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“响档”朱介生全本《双珠凤》唯一的传人。“响档”也是行话，指的就是书场里的“名角”或者“红人”。

“虽然评弹发源于苏州，也是用苏州地方话唱的，但上海观众对评弹的审美是最高的。当时只要在上海红了，他才算红了。”陈再文说。

上海的确是个大码头，不仅因为观众耳朵老，也因为书场数量多。

评弹在19世纪中，跟随迁入上海的江浙人进入上海，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一个高峰，那时候上海有上百家的书场，仅老城隍庙内就有得意楼、怡情处、四美轩、逍遥楼、蠡园、明园、柴行厅等七八家之多。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，老城隍庙也有四五十家书场营业。

从书场工作协会会长王正浩口中得知，五十年代初也是书场发展的鼎盛时期。“那个时候刚刚解放不久，人们需要文化娱乐啊，怎么办呢？评弹就是当时最便捷也最易接受的娱乐方式。仅在我小时候住的新城隍庙附近，印象中就有不下七八家书场。”



②



③

①②③④

一把琵琶，一柄折扇，一个铜铍……沙场边关的刀光剑影，贤臣良相的运筹帷幄，才子佳人的卿卿情语，市井人物的嬉笑怒骂，在说书人陈燕雯有条不紊的讲述中纷至沓来。不管是每天说书前的妆容，还是在书桌前从容地弹着琵琶，她都创造出了一个远离红尘之外的快意恩仇的世界。